



节日之际，全面封网为哪般？

当圣诞节之际《铃儿响叮当》的清脆铃音响在大街小巷的时候，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发生了，在互联网世界引起了震动。那就是，由中共中宣部、工信部、公安部、移动、联通等九个部门下达的网络查禁命令，使许多服务器托管系统一夜之间形同虚设，众多企业网站无法登陆，许多论坛、博客、留言板或其他社区程序运行统统失灵。当各个无辜的用户质问所托管的服务器时，得到的解释是以“扫黄打非”的名义进行的又一轮严格的网络过滤与封锁。目的就是将网站上所有中共不喜欢的内容立即封杀。没有人对无辜的用户们解释恢复正常的时间，也没有人对此次查禁给用户们带来的经济和名誉造成损失负责。

尽管中共历来喜欢在节假日等

所谓的“敏感日”前异常躁动，采取一些欺世盗名的理由，诸如“扫黄”等，对互联网进行控制，但本次从对服务器封杀手段的严厉程度和涉及面的广度来说，可以说是空前的。明白人都说，这是对着“反共言论”来的。那么，最近有什么新鲜言论使中共发飙到如此地步呢？

原来，令中共极度惊恐的重大事件接连在两个月内发生：

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九日，西班牙国家法庭向前中共主席江泽民及罗干、薄熙来、贾庆林、吴官正共五名官员发出调查取证司法文书，要求解释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活摘器官等群体灭绝行为。若四至六周内被起诉人未回复，被告人将面临国际逮捕令、引渡和二十年以上刑期，判决书一旦裁定将具永久法律效力。



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，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作出又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：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、“六一零”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官。法官在历时四年的调查过程中，顶住了中共以国家政权的名义施加的外交压力，在阿根廷国内外调查了受害的法轮功学员和第三方证人，采信了联合国及多边组织的有关调查报告，确认了被告江泽民、罗干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犯下的灭绝群体、酷刑等反人类罪行。

以上两项裁决均是根据“普世管辖原则”，即无论原告被告是哪国人，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，此原则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。迄今为止，已经以群体灭绝、酷刑等罪名起诉江泽民的国家包括比利时、德国、韩国、加拿大、希腊、智利、澳洲、玻利维亚、荷兰、秘鲁、瑞典、新西兰、日本和美国等十余个国家。

这两个消息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播。面对这来自自由、文明、法制世界的消息，中共词穷，江集团恐惧。中共此次对互联网和民间论坛、博客、留言板的疯狂封杀正折射出它歇斯底里的末日心态。◇

国际著名人权律师：国际法网在收

（明慧记者西班牙报道）西班牙国家法庭日前以“群体灭绝罪”及“酷刑罪”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，来自比利时的国际著名人权律师乔治-亨利·波杰先生（G.-H. Beauthier，右图）近日表示：我们在建立国际法网，继续这样一步步做下去，犯下反人类罪的这些中共官员终会被绳之以法。

波杰先生曾与多国律师一起，成功地将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送上法庭。对于起诉江泽民案，他表示，“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，这说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有很多的法律条款足以起诉这些罪犯，这些人在华还没有被绳之以法，那么就可以运用‘普遍管辖原则’在欧洲进行起诉。西班牙法庭的决定可以强化‘普遍管辖原则’来针对那些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。”“现在中共当局必须回应，但我们知道，它们是不会回应的。西班牙法庭目前正在等待，将会启动司法程序，有效地将那些中共官员



逮捕并引渡。”

波杰先生说，“目前，欧洲的律师们在形成一个团队，吸取彼此的经验。我们在运作一个国际司法网，并在欧洲各国实施，正如我们为法轮功学员做的那样，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系统，让中共领导人意识到，来欧洲旅行将会是令其畏惧的事情。”“我们这样一步步继续做下去，终有一天，我们能成功地判定这些中共官员是反人类的罪犯。”◇

娟儿的故事

娟儿是我的邻居，她的身世很苦。二十多年前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她已经在辽宁省沈阳某医院做了三尖瓣替换术，因手术不太成功，留下了预激性综合症，从此娟儿就与药物紧紧地拴在一起啦。医生叮嘱她，口服药“华法林”要终生服用，万万不可停止，否则会带来生命的危险，就这么严重。原因是：通过心脏的血液如果冲到手术后的这一金属瓣上就会凝固，从而造成死亡。

为了保命，年轻的娟儿常年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，离弃的痛苦，生活的窘迫，病痛的肆虐，使她感到生不如死，万念俱灰。她终日以泪洗面，身心疲惫，真是苦不堪言哪。

一九九七年的这一天，邻居的大婶给娟儿送来了一本书《转法轮》（法轮功主要著作）。她捧起这本书，读出了许多做人的道理，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心中就象打开了一扇窗，亮堂极啦。当时的娟儿，身体很虚弱，

下岗了可真闹心，离婚了可真烦人，欠债了可真愁人，得病了可真痛苦。苦！苦！苦！一九九四年，人生的苦难无一幸免地一齐降到了我头上。我吃不好，睡不安，心烦意乱，弄得一身糟，当时只感觉走投无路，心想完蛋了。

最初我下岗后没有了固定收入，自然给生活带来了诸多烦恼与麻烦。妻子经常与我吵闹，嫌我无能，无奈何离婚了。儿子归她，我净身出户。我决定到城里挣大钱，让妻子看看我的能力。到城里租房时碰到了传销班。一听，哇！两年能赚十万元，嘿，发财的机会来了。于是借钱做了传销的下线。一晃两年过去了，不但没赚到大钱还欠了许多外债。着急！上火！得病了。

我二姐是法轮大法学员，知道后，领我看了医生，把我接到她家。在二姐的引导下我开始了解法轮功，修炼法轮大法。我的病很奇怪，医生也没确诊我得了什么病。好好的皮肤就是痒痒，非抓破不行，血淋淋的疼痛难忍，走路都困难了，吃药也一点



整日卧床不起，生活起居全靠老母照顾，一斤重的东西都拿不起来，简直就是个废人。她咬着牙炼一套功法，就累得大汗淋漓，站都站不稳了。一天午后，朦胧中娟儿感到有人在给她调整身体，她心脏部位的一些东西被拿掉了，刹那间她感到轻松了许多。

得法初期的娟儿，身上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。一个下午，似睡非睡的她突然听到一个人在讲“业力的转化”，听得很清楚。一阵美妙的音乐传来，她随着音乐在院子里飞旋起来，那么轻盈飘逸，发梢上漂亮的小法轮上下飞舞，那个画面简直太神奇了，太美好了！醒来后，娟儿翻开《转

法轮》一看，“业力的转化”赫然在目。她明白了，原来听到了法啊。

法轮大法改写了她生命的历史，使她成为一名修炼者。学法炼功后，娟儿的身心同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以往要终生服用的“保命药”也无需继续服用了，这震惊了认识她的所有人。大法的超常在这个危重病人身上展现了神奇的变化和惊人的力量，娟儿脱胎换骨啦！面对大法的宏大慈悲，目睹娟儿的神奇经历，有的人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成为娟儿的同修；有的人退出了中共的相关组织，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（文/星云）◇

人生之苦源自心



不管用。修炼大法半年多后，我的皮肤彻底正常了，再也没有了揪心的痒痛。

不断学习李洪志老师的《转法轮》一书，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的变化了，变得清醒、理智、也学会了向内找。回头看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，我明白了人的苦都是自己找的。我要不是怕吃苦、求安逸，下岗后干点啥都能生活，还能那么闹心吗？要没有好胜心、争斗心，还能离婚吗？要没有名利心，不去搞传销，还能欠那么多债吗？这一切不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吗？

观念转变了，求财之心去掉了，我坦诚面对现实。由哥、姐凑钱买了一辆三轮车，我想，我必须扎扎实实

地真修，按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当地三轮车没几个起牌照缴费的，来人抓就躲。我想我是修大法的，就得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。我起牌照，缴养路费、工商税等，决不巧取名利再造业，一切顺其自然。

刚买车没几天，在马路上转弯时，忘了打转向灯与从后边急驶过来的一辆摩托车相撞。摩托车减振撞断，驾车人受外伤。小伙子爬起来大骂着冲上来抓过我就是一顿暴打。围观的人将他拉开。我守住了心性，没还手，也没还口。他要我赔车，向我要一万五千元。我看他心疼得够呛，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围观人说他要多了，让我打官司。我想：我是炼功人，能和他一样去争去斗吗？这也是考验我利益之心放没放下。二姐借给我一万五千元了结此事。晚上我和二姐去看那小伙子，告诉他记住“法轮大法好”，他一家很感激。由此，我深深体会到：修炼人心在法上，处理问题心是平静的，不气、不恨、看得开、放得下、海阔天空。（文/铁子）◇

【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】(明慧通讯员河北报导)怀来县东花园镇火烧营村赵金清，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，多次遭受迫害，被迫离婚，无家可归，镇里村里不让住。

怀来县农妇赵金清遭受的迫害

上八九点左右村书记、公安员副

慧通讯员河北报导)怀来县东花园镇火烧营村赵金清，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，多次遭受迫害，被迫离婚，无家可归，镇里村里不让住。

赵金清修炼以前性格内向，身心脆弱，自从学了法轮大法之后，她的心情好了，身体好了，家里的活、地里的活都能干了，全家很和睦。

一九年“七·二零”大法被迫害，她向不了解真相的人们说句真心话：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，做事情要先她后我，能够使家庭和睦，社会稳定，法轮大法真的是对人们对国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零一年腊月，她去北京上访，刚到就被便衣绑架，几番周折回到本地派出所。

那时村书记和工干员和镇书记王万喜，派出所所长吴齐新等人把她家给抄了，抢劫走了有电视机，答录机，电扇，缝纫机，VCD，洗衣机。煤气等，顺手的东西都拿走了。连她妹妹放在她家的“一万二千”块钱，被东花园镇恶党人员和派出所私分了。

【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】我现年53岁，家住赤城县，务农。我因修炼法轮功（又称法轮大法）得以摆脱病痛的折磨。可是我却因坚持信仰遭恶党的迫害。

赤城县农妇自述遭迫害经历



修炼后疾病痊愈

我一九九六年十月份喜得法轮大法，得法前体弱多病，自幼患上气管炎、偏头痛、甲亢、胃病等综合症，得法后，那些怪疾全飞，真是无病一身轻。师父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理所当然的就要修炼下去。

散发真相遭绑架

二零零二年八月份，我去北京市郑棚子讲真相，散发资料，被恶人举报（举报人姓邢，得奖金600元）。宝山寺派出所三个人，把我绑架到北京怀柔宝山寺派出所。他们威逼恐吓，追问传单的来源。他们一看问不出来，就把我劫持到怀柔看守所，夜间到那里。第二天就给我戴上手铐、脚链子，又是一番逼问，两天还是一无所获。我被镇派出所所长米常帅、“610”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）头目李植文、马继钢、武装部部长冯秀海接回。

在东卯镇派出所，所长米常帅做打人的手势。我心想：不让你们迫害我。结果他的手马上又放下来了。后来米常帅、马继钢让宋景玉（镇书记）买皮带，我听后，寻思：我得出去，不能让你们迫害我。第四天夜间11点左右，我摘下了手铐，在值班人朱尚军的眼皮底下走脱。

出去后跑了4、5天，回家躲几天，乡里人追得很紧，

所长吴齐新打了她好几个耳光等，送进了怀来县看守所，想非法劳教她两年，她绝食抵制这非人的迫害。恶警给她灌食，造成胃出血，输液连血管都找不到的情况下，七天后生命垂危时放回家。

正月二十二日深夜九点左右，东花园派出所吴齐新一伙四人又把她骗走，连夜送到看守所，第二天送到高阳劳教所，她在花园派出所被殴打、恐吓，导致她血压升高等，劳教所拒收，连夜拉回来，她继续反迫害绝食，恶警对她的种种迫害，八九天后，奄奄一息，放回家。

由于连续对她的迫害，丈夫有了外遇，以炼功为由逼她离婚，天天往死里打她，法庭还说：打死炼功的白死。离婚时、房没有一间、地没有一分、钱没有一分。当时正是腊月三九，她住到一所三亩大的空学校里，吃的、用的、烧的、都没有。

这几年，她一个人过，奥运期间，中制办几次带人半夜里骚扰，抢走了师父的法像等物，那是七月十七日晚

所长张正宏等好多人，她干活刚回来，正在做饭，突然进来一屋人，不容分说，就把她非法带走了，到派出所在她昏迷不醒的时候，送到张家口迫害，她在那里一直昏迷，他们怕负责任，退回本地，他们没办法，送到哥嫂家。

在她被迫害第二天，恶党书记通知她哥哥把她的东西拉走，四人把东西扔出门外，就想这样把她轰走。

她从张家口回来第四天，深夜十一点左右又被大三口乡从家里绑架走，于红忠从车上把她踹到地上，这时那里已经很多人了。她不配合恶警对她的迫害，绝食反迫害，两天后，看情况不好，连夜又送她哥家，在奥运时被监视。她以打工维持生活，停了她三个多月的活，她是村民，镇里村里不让住，还要下掉她的户口，这哪还有人的活处，哪还有说理的地方。

我儿子看乡里那么多人急得团团转，书记宋景玉

当官和苏友又大不一样，让我跟他们见面。我同意和他们见面，结果有些歹毒的人还把我儿子扣了个窝藏罪，小朱子和苏建春（苏友之子）看了几天，又把我劫持到东卯镇22天，镇长李桂忠又把我叫到会议室，此时苏友已经从龙门所调回，苏友和米常帅打了我两个半钟头。末了，苏、米各抓一只手，李植文又打了我六、七个耳光，在打的过程中，苏友抓掉了我好几团头发。过两天，十月二十二日送往赤城看守所，十一月一日我们一同十人被发往高阳劳教所。

在高阳劳教所遭毒打折磨

进高阳劳教所，我们的衣服被扒光，被褥全都扯开，棉花都扯稀烂，恶警把我们带到四楼给点冷馒头。晚上八点，大队长（五大队）杨泽民带几个随从恐吓一顿，临走时说要把樊桂花的两条腿打成一条腿。晚上9点时，杨带了二十几个男女恶警，有李雪军、李自新、胡××、叶淑先、魏红玲、吕亚琴、李晓静、张丽美、樊苗路、赵二红、于国友等，抱一捆电棍，让我们站一排，谁不炼跨前一步，放回班里。我不往出站，男女恶警打了我一顿，中队长叶淑先扒下我的鞋，用鞋底打了四十多下，警棍、电棍电了一通。四天后，普教祝成、曹生、郑岐（男队长）等人把我弄到养鸵鸟的地方，两手铐在地上，用电棍电手、腿、脚，电得往外淌血，手肿得跟冰糖葫芦似的。

医山夜话：许多年后才明白的问题

维娜是位英语教师，是经她的朋友介绍来看诊的。见到她时，她满脸的忧郁，就象有一层厚厚的乌云一样，很久没有见过阳光的样子。原来，她在八、九年前驾驶摩托车时，不幸发生了车祸。那次车祸使她失去了左小臂。她的左大臂骨和左肩骨被钉子给固定住，不能活动。从那以后，她时常觉得胳膊疼痛，感觉失去的左小臂好象还存在着。西医大夫告诉她，是幻肢痛。吃止痛药，扎针，西医中医都看过，也没什么效果。这样精神折磨持续不断，令她很痛苦。

根据她的情况，我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，对她的经络调理了一回后，从她脸上露出的笑容说明，刚才还有的幻肢痛消失了。此后，她又来过两次，都说幻肢痛消除了。

这样的病例是第一次遇到，没想到各种治疗方法，几年都没见效，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调理病人的经

络几次就好了！在惊喜之余，我也在思考，病人为什么会有幻肢疼痛？调理经络为什么能消除幻肢疼痛？这个疑问持续了许多年。许多年后，读了《转法轮》（法轮功主要著作）后才终于弄明白了。人在许多空间都存在着身体，这个空间的肢体失去了，另外空间的真体并没有失去，经络也是存在于另外空间的，所以调理经络可以对另外空间的真体进行调理，那个真体得到调理了，与之相对应的这个空间的身体也就得到了调理。

人类的未知现象太多了。正如法轮大法创始人李先生在《精进要旨》中所说：

宇宙之浩瀚
天体之洪大非人所能探知
物质之微非人所能窥测
人体之穷奥非人知其表面一学之渺
生命之庞杂将永远是人类永恒之迷



器物尚有定数，邪党能不亡乎？

宋仁宗至和二年，成都有一个叫费孝先的人，游历青城山时，访问附近的老人村在一位老人家里借宿，不小心弄坏了他们家的一只竹床。费孝先向老人家道歉，说，“我行动不灵活，弄坏了你家的床，这是我的错。我愿意照价赔偿你们。”

老人拿过来一张纸，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几个字？请先写给我看看。”费孝先觉得有点奇怪，但还是把自己的名字写了出来。老人看了他写的字，笑着说：“你看这床下面的字，写道：‘这只床，于某年某月某日，为某人所造。至某年某月某日，为费孝先弄坏。’成与坏，都自有定数。干嘛要你赔偿呢？”费孝先看了那床下面所写的字，确有自己的名字费孝先，一字不差。

费孝先问明了情况：这床就是这位老人在青年时做成，这字也是这位老人刚做好床时所写。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多年了。费孝先知道这位老人与众不同，就立刻跪拜求

教，留下来拜老人为师。老人传授给他《易经》、占卜等预测吉凶的方法。费孝先学业有成，后来给人预测占卜，十分灵验。（事据宋代苏轼《仇池笔记》）

无独有偶，二零零二年六月，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二点七亿岁的“藏字石”，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“中国共产党亡”六个大字，其中那个“亡”字特别的大。经数十位地质专家鉴定纯天然形成，无任何人为加工痕迹，海内外一百多家报纸、电视、网站转发了这消息，现已成为当地旅游



纯正的心

文/清荷



这是一件真实的事，是一位家住四川农村的阿姨亲眼目睹讲述的，虽已事隔多年，而修炼者的那种坚忍、坦荡，至今深深铭刻在我心底，让我时时想起。

二零零一年的一天，那位修炼法轮功的农村阿姨家里，突然闯进来几个警察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气势汹汹地把阿姨绑架到乡派出所。在乡派出所里，已抓来了好多位修炼法轮功的村民，都是从家里被突然绑架来的，目的显而易见，中共企图用暴力手段迫使这些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他们的信仰，就象当年古罗马帝国的国王尼禄残害基督徒那样。阿姨说，有一个中年的男学员被警察叫到院子里，然后一个警察用电棍开始电他，阿姨她们在屋里清楚地听见电棍啪啪地响，就这样一直响着，也不知响了多久，只知道来时是大白天，现在天都黑了，可是没有听见那位学员呻吟一声。阿姨心里很担心……。就在这时，那个手持电棍的警察突然佩服地喊了一声：“好样的，法轮功！”

当那位学员从院子走进屋里时，灯光下，只见他的脸伤得已无完肤，肿得看不到眼睛了。可是这位学员，平静得象沉稳挺拔的泰山，生死对他已置之度外，只有一颗对佛法真理坚如磐石的心。这颗心，令手持电棍的警察也为之震撼。

景点，“藏字石”的图片还被赫然印在门票上，五十元一张（见下图）。

正是：

天下万事万物，皆有起始终途。
中共毒绝凶殊，必遭严峻惩处。
器物尚有定数，邪党能不亡乎？

